禪宗與頓悟

政大　張捷隆

禪宗與其他各宗不同，它是以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爲宗旨。

禪宗雖然說是不立文字，可是達摩大師除了傳授心法以外，同時還要二祖慧可以楞伽經教人，由此可見教外別傳的禪宗，並沒有盡除文字，更沒有完全拋棄了教理。

其實禪宗的禪並不是注重機鋒轉語的口頭禪，而是明心見性，驅除妄念的一種工夫。一般人都把凡夫的妄心當作心的本來面目，這個妄心在佛法上稱爲第六意識，是一個會胡思亂想的相續心，會東攀西緣的攀緣心。這個妄心是吸收了六塵的影子，再行浮現出來，反而遮蔽了眞心。因此當慧可向達摩請教如何安心時，達摩只叫他把心拿來，慧可在「覓心了不可得」時才悟了道。因爲這不安的乃是妄念，而眞心却是超經驗，超是非，所以是常安的。

禪宗的禪字乃是從梵語和巴利語的音譯「禪那」簡稱而來的。「禪那」卽是禪定，乃是一種定心的工夫，就是要把心力集中，在行禪定到某種程度時，就會遭受陰魔的侵襲，若修行者經不起考驗，則前功盡棄。所以修行者，必須參看楞嚴經中的五十種陰魔，只要無分別心、無妄心，則魔自不存！當禪定工夫日漸純熟，不起知情意的作用，一切的雜念，自然就消失了，氣息也幾乎要斷絕，那時候一片光明，內不見身心，外不見世界，已達入定之境。這種禪定的工夫是通於各宗的，例如三論宗的八不中道觀，法相宗的五種唯識觀，天臺宗的一心三觀，華嚴宗的法界觀等等無非是一種禪定的工夫。

不過禪宗的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是與這種禪定工夫稍有出入的，這也是下文所要討論的。

當釋迦在靈山會上，大梵天捧金色蓮華，請他說法時，他只拈花示衆，不說一句，大家都不知其意，只有大弟子摩訶迦葉會心一笑，於是釋迦便說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屬摩訶迦葉。」這便是印度禪宗的開始。到二十八祖達摩，傳入中國，至五祖弘忍，門下有神秀與慧能，神秀主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」是爲漸修派的倡導者，六祖慧能主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

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！」，是爲頓悟派的領導者。

關於頓悟與漸修的爭執，早在南北朝宋文帝時便有道生主頓悟，慧觀主漸悟。其實道生的頓悟也不離漸修，他主張在平時要收集種種資糧，日積月累，最後一旦達到究竟時，則一悟到底。這叫做「理須頓悟，事資漸修」。漸修是頓悟的必備條件，頓悟是漸修的必然結果，所以學道不可不從漸修做起！朱子曾說：「……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」此「用力之久」是漸修，「豁然貫通」則是頓悟。

可是，慧能的頓悟却不同，他是主張當下卽悟，他認爲衆生皆有本然清淨的本性，亦就是佛性，衆生乃是未覺悟的佛，佛乃是已覺悟的衆生，所以衆生與佛的差別，並非在於佛性的有無，而是在於能否自見本性。慧能於大悟時曾說：「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。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」

悟道者必須自見本心，自見本性！而這種自見的功夫是頓然間一見到底的，並非漸漸地見，也不是一半一半的見，而是在出其不意的一念間，萬緣放下，前後際斷，這一剎那，靈光獨耀，洞見自己的本來面目，這叫做頓悟。

慧能所以主張這種頓悟成佛之說，乃是來自於他自己頓悟的經驗。他三歲喪父，由母親撫養長大，家貧，採樵爲生，一日，因負薪到市上，聽別人讀金剛經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一段時，便有所悟；以前，他從未聞過佛法，當然未經漸修的功夫，所以他這一悟，也是屬於頓悟。

但依佛學的精神，應該是從漸修到頓悟的，例如二祖慧可，在未出家以前，本來就是一個博學多才的少年，出家以後，又加上貫通大小乘佛學的教理，他在知識方面，顯然已非常充實淵博，並不需再向外追求，只要反求己心卽可。所以他放棄了知識的探討，而求實際的證悟，但等到眞正悟到實際眞諦時，對於所有知識學問的根本。自然而然就會融會貫通，豁然明白。由此可見漸修也是不可缺的。

祖源禪師曾說：「性本無悟，因迷而悟，心本無修，因染而修，所以煩惱有淺深，習氣有薄厚，故設有方便，修有頓漸，使垢輕者，而頓證圓通，命障重者，而漸復本性，今假三根，隨機易入。上根者頓修，中根者漸修，下根者勉修。」

又如大慧大士曾問佛說：「如何才能淨除一切衆生自心分別妄想的流注？此中究竟是頓然而斷的頓法呢？還是漸修而成的漸法」。佛却說：「如要淨除，那是漸修而淨的，並非頓然而斷的，如果木的逐漸成熟。」

由此可見禪宗雖重當頭棒喝的頓悟，但也不能完全拋棄漸修的功夫否則便會像宋以後的許多禪家，走入了狂禪，而失去了明心見性的眞精神。